

暖的煙火氣，勾起人們的饑蟲。姊姊們在睡夢中聞到四散的香味，紛紛睜開惺忪的睡眼，自睡夢中醒來，一起來享受這隻海雞母的盛宴。

天然的鹽味在舌間轉化成一股自然的甘甜，喚醒我們深層的飢餓，淡淡的魚腥味在味蕾轉化成最美麗的花朵。我啃著頭骨，舌尖貪婪地搜尋著，不放過任何一絲魚肉，這大海的果實既美麗又令人滿足；午夜的大餐取代了明天的早餐，滿意的表情完全寫在家人的臉上。

明天肯定可以看到屋頂上壯觀的魚乾，整齊地一字排開來，像某種炫耀，一定會引起大湖村裡的一陣騷動——畢竟已經許久沒有人抓到大魚了。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中出海夜釣，是大湖最厲害的漁夫才有的本領。

所有因為海雞母魚引起的，溫暖的騷動都在午夜下半場結束了，大地恢復一片安靜。我吹滅了煤油燈搖曳的燄光，耳際傳來遠處小澳規律的浪聲。累了、睏了，就把所有的不安都丟給黑色的大地，一切都像極了令人安心的夢，這裡是我溫暖的家。我在滿足中沉沉睡去……

## 第二章 狀元地

阿眉山，是整座島嶼最高的山頭。兩百公尺的山脊，遠遠離開海平面，覆蓋著綠毯似的蓊鬱熱帶雨林；山峰縱向直直指向大湖，山勢在靠海處和緩下來，像緊皺的眉終於鬆開那樣，舒展成幾塊小小的丘陵地。兩眼得天獨厚的湧泉，清冽甘甜；如此地理風水，面海背山，還有小島最稀缺的淡水，彷彿將整座小島的靈氣都占盡了。

大湖人的祖先，就在沿著湧泉旁的小丘陵地上，開墾出一片片梯田。錯落有致的梯田，沿著山階兩邊在丘陵地上分散開來，其間沒有小路，只有隆起的小田埂充作農人往來的小徑。早起的農人們迎著朝陽，小心翼翼地沿著田埂走進梯田，在抬頭就可以看見遼寬無垠太平洋的小丘陵上，辛勤地工作著。

大湖村民給梯田分類的方式很簡單——先開墾的叫舊田，後來新墾的就叫新田。無論新田或舊田，都順著丘陵漸次起伏，一畦畦的彼此連接，安詳地趴在阿眉山漸緩的尾端，成為一道奇異的風景。

水牛、還有人力，構成了耕作梯田的主要勞動力，因此凡有水田的人家，都需要養一隻水牛。水牛的個性較為溫和，能負重、吃苦耐勞；下田勞動的水牛，要從小就買來養著和人親近，好訓練牠拉犁、拉耙的能力，還有跟農夫配合的默契。梯田的形狀彎彎曲曲的，又座落在緩坡之上，所以需要一隻聰明又善解人意的水牛，能聽懂簡單的口令，好拖著沉重的犁配合地形將田仔細地犁好。

梯田在山坡的平臺之上，和大湖村座落的海邊小平原高度差距一百五十公尺以上，要上到梯田，著實需要費一番工夫及腳程——需要先穿過狹窄彎曲的林間小道，翻過兩座小丘陵方可抵達。窄仄的小道僅能勉強供人和水牛走動，農人牽著牛，撥開不時伸出來橫擋在路上的樹枝草葉，漫長的小徑彷彿沒有終點，一人一牛侷促地走著，然後撥開最後一叢樹葉，見到終於開闊的山頂平

臺，還有兩旁如魚鱗層疊鋪排的梯田。

祖先按照地勢開闢梯田，充滿了人與自然互動的智慧。梯田分散在兩塊丘陵地上，田埂將它切割成一塊一塊的鏡子，充滿了初升朝陽金色的反光，微風一吹，水田粼粼的反光將小丘陵妝點成光與影的世界。但是濕滑的田埂很難走，一個不小心就會害人滑倒，跌進水田裡頭。農人牽著水牛，慎重又輕巧地走過，水牛蹄印踏過攪動水面，彷彿踏碎滿地金色的光影。

在那個艱苦而封閉的年代裡，小島和大島之間的交通極其不便；光是從南寮去臺東就要搭五個小時的船，當時還沒有環島公路，要從大湖走到南寮，只能沿著海岸走過珊瑚礁，或者走阿眉山上的過山小路，光是去南寮，就要走超過兩個小時的路。硧腳的珊瑚礁，或者彎曲幽深的過山小路，把大湖深深地藏在在大山的另一邊。

或者說大湖村就在一個遺世獨立的地方，一個被文明幾乎遺忘的地方。

在當時那個對外聯絡幾乎不可能的年代，仰賴外地進來的白米是不可指望的，一切都得自給自足才行。有土斯有財，但在大湖村，有田地才象徵著有貴

重的白米飯能吃。大湖人想要吃白米飯，就得靠這幾塊梯田，每年僅能一穫的梯田，憑藉自己的勞力，艱難地從大地上擠出一點奶水。也因為白米如此得來不易，大家只有在過年或者重要的節慶祭祀時，才會開鍋煮上那麼一鍋軟糯甜香的白米。

而種稻米，先從挑鹿糞開始。

在初冬時節，大家採集體合作的方式，十幾人一起用竹籃挑起剛從鹿舍清理出來的鹿糞。一擔擔的鹿糞沿著彎曲的林間小路越過丘陵，走過濕滑的田埂，按次堆置在各家的田頭邊。一趟挑完又來一趟，挑夫沉重的步履，把小路來來回回給夯得更實。一天之內爬了十幾趟山，但是遠遠還沒挑完，第二天繼續，挑完了第一家，再挑第二家……要持續到挑完全村的鹿糞為止。沉重的生活雖然無形，卻比肩上的擔子更重；大湖人翻山越嶺，與海門、與山門，更與大自然鬥。漫長的小路蜿蜒向上，彷彿是大湖人踏過祖先的步履，沉厚有力地延續著高升的希望。

及至鹿糞挑完，初冬已然悄悄過去。水田邊堆滿一堆堆如小山的鹿糞，仿

佛梯田嶄新溫柔的註腳。

十二月是水牛最忙碌的季節，村民割完田埂上的雜草，層層疊疊的梯田因而面目一新。周圍濃密茂綠的雨林，一席席曲線交錯的梯田，彷彿鑲嵌於大山之上的抽象畫。犁田，就要開始了。

水牛拖著長形的木製大犁，隨著農人的指引，來來回回，一趟又一趟地翻動著田裡的泥土。大犁犁出一道道土壑，將泥土打散、翻攪，有利於空氣流動，將之前按下的草桿分解成肥沃的有機質。同時也將底下富含養分的土翻上來，如同黑潮親潮交會處，攪動的深層海水，帶起沉澱的營養物質那樣，形成富饒的漁場；人們翻攪泥土一如海水上下交換，構成一個生生不息的循環，在土裡、在海裡，都在祈求下一季，一個豐產的夢。

直到所有的田都犁好之後，農人將水引入梯田中，讓黏土充分地浸泡、軟化。浸水的梯田，會在幾週內加速有機質的腐化，進一步地補充地力。暖暖的冬陽和煦地照射著懶洋洋的水田，循次層疊的梯田靜臥，反射著千萬道的光，彷彿山下的太平洋被擷取了一塊又一塊，鑲嵌到丘陵地上，像絕美的彩繪玻

璃。水田裡的一切靜靜地在呼吸、交換著什麼，偶爾冒出的小氣泡，「咕嘟」一聲，什麼也沒驚起，緩緩化為擴散開來的細小漣漪。

等到土與水充分的交換過程之後，農人開始耙平土表的工作。四方形木製的耙仔，耙頭釘著兩排鐵製的牙齒，咬進土裡，由水牛拖著。農人站在耙上，用身體的重量將耙釘深深地壓入土中，既可以耙深田土，又能將土給耙散成最細緻的泥漿，為水稻創造一個最舒服的環境。初生的稻秧，根系柔軟而嬌嫩，而這樣細緻如藕泥豆沙的黏土，讓稻秧如貪吃的小孩，趕忙把根系深入土中，牢牢抓住大地，從而快速地抽芽、長大。

田裡那頭放田水、耙土的工作一邊進行著，另一頭育秧苗的工作也同時並進著，絲毫沒有含糊。十二月的隆冬，育秧苗開始了。

先將去年曬乾留種用的稻穀泡在清水裡，撈去表面浮著的種子。浮著，表示稻穀內部結構不扎實，所以重量較輕，比重也較低，才會浮起來——這樣的種子，就算發芽，也長不好，更遑論產量能有多少。稻穀泡水一天一夜之後，在沙地上挖一個大坑，把泡過水的稻穀裝在籃中，一籃一籃裝好，放入沙坑之

中。沙坑四周填上乾稻草，再將上頭蓋得密不透風，提高坑內的溫度，以利於加快秧苗的生長。

育在沙坑內的秧苗，每隔兩、三日，便須取出澆水。選在涼爽的傍晚時分，避開溫差大的白日，小心地取出秧苗、澆透。如此往復，一週後，再挑開沙坑，整籃初生的小秧苗已經長出一點點白裡透青的嫩芽，三、五公分的幼嫩根部像鬚鬚一樣，纏繞在一起，密密實實地連風都吹不進去。這時候，就必須把小秧苗從竹籃中全部倒出來，將緊緊纏繞的根系分開來，再放回竹籃中，準備挑去山上的水田中進行下一步育苗。

次日，村民們挑著一籃籃的小秧苗，小心地像挑著希望那樣，順著蜿蜒的林間小路，將秧苗挑到梯田，一塊事先準備好用來育苗的水田邊。田裡早已整好一畦一畦的田壟，其間是小小的溝渠，像規律的山脈谷壑起伏，小小一塊水田讓農人攏得跌宕有致，錯落起伏，因而有了大山、河谷的韻味。

小秧苗密密麻麻地撒在潮濕的田壟上，恰好在水位之上。

村民們必須每天來巡視育秧田的水位，這些新育出的秧苗還太脆弱，禁不

起任何波折。水位太高秧苗會爛掉，太低則會枯死。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天上貪吃的小鳥，鳥類有極為敏銳的視覺，不會放過這個白食的機會。農人得小心地呵護著這些稚嫩的秧苗，因為它們乃是明年的希望。

育秧的工作大致底定後，差不多也到了早春時節。小島的雨季在春天，是雨水最豐饒的季節，斜飛的細雨漫天飛舞，將大山的輪廓給洗去，變成一幅詩情畫意的寫意水墨。阿眉山下那兩條湧泉，得了雨水匯流，水量在春天豐沛了起來，所有的舊田、新田因而都不缺水。甚至還有多餘的泉水，順著山澗、水溝，歡快地流到山下的尾仔湖，最後注入海中。

小秧苗在得了春雨灌溉一個月後，長了十幾公分高，綠油油地一畦一畦，規律地排在育苗田裡，迎風招搖地有精神極了！似乎在告訴大湖的村民——插秧的時間到了！

插秧的工作必須趕在過年之前要全部完成。所以全村大大小小的都動員了起來，依照不同的工作性質分成三組人馬——拔秧苗、搬秧苗以及插秧。

拔秧苗需要最有經驗的長輩來進行，將秧苗從育苗田壟中拔起，需要準確

的力道判斷，如果拔得太粗魯，秧苗被傷到根系，後面就算插秧了，也會枯死在田裡。拔出來的秧苗，由年紀較小的孩子們，用小棕櫚葉片捆在一起，一小捆一小捆的，搬去散放在準備插秧的水田之中，再由村裡的年輕人插秧。

位於小丘陵兩旁的梯田，順著山勢，開墾成大大小小的、彎彎曲曲的不規則狀梯田，由於大小落差都很大，所以無法像大島的平原上那樣，整齊成排地插秧，只能順著梯田的形狀，不規則地把秧苗插入水田中。在方向上，只能向前插秧，不能倒著插。小塊的梯田，一人足矣，若是大塊點的田，便要兩、三人一起勞作。一捆捆的秧苗，一束束被插入水田中，從這塊水田，到另一塊水田，辛苦不懈的勞作持續了一整天，從旭日初昇，忙到太陽高掛，最後到夕陽沉落在太平洋裡。

耕耘是辛苦的，在這鹽鹼礆薄的海島上。所幸人情並不礆薄，全村的人共同勞作、打拚，最後一起在夕陽將沉、暗金色的餘暉中，拖著疲憊的腳步，回家。

插完秧後，農曆年前後的兩、三天，是最農閒的日子。

過年是所有人的大事，年前，得殺一隻大豬公拜天公。祭拜從傍晚開始，直要到過了午夜之後，得到天公的聖筊，才開始燒金紙；金紙燒完，已是凌晨四點多。通宵的祭拜、燒金結束後，便是本次拜天公的重頭戲——分解豬公。豬隻是非常貴重的財產，拜天公時根本不可能一家殺一隻，而且當時也沒有電冰箱，多出來的豬肉也極難保存。所以大家極有默契地約好，今年你家拜拜，我跟你借二十斤豬肉，明年換我拜拜時，我再還你二十斤豬肉，這種淳樸的互助精神，在小島居民中世代傳承，大家才能胼手胝足，艱難地在貧瘠的海島上站穩腳跟。

而一年之中，也就難得過年幾天，有機會可以開開葷，吃得到滿桌豐盛的肉菜。過年就在忙碌地醃鹹豬肉、滷豬肉、送親友、借豬肉、還豬肉當中，悄悄地過了。

縱使是人想偷懶，田裡的莊稼卻是一點都等不得。年後，大家又要開始忙碌起來，替秧苗施肥。這時梯田裡的秧苗，經過一個多月的成長，已經不是之前那細弱的樣子，成叢的尖銳禾葉極有精神地抽高，綠油油一片倒映在水光天色裡，在海風的吹拂下輕輕地搖曳。施肥的時間到了，光靠田土本身的養分，已經不足以支撐稻苗的成長，必須補充更多的肥分，把水稻養得肥肥壯壯，結出更多飽滿、美麗的稻穗。

初冬時大家挑去田頭堆放的鹿糞，經過一兩個月的發酵，已經完熟，化成深黑色的土狀。還有重金從大島買來的化學氮肥，因為是黑色的小圓柱狀，所以被叫做「黑肥」。年長的農夫把鹿糞加一點黑肥，揉成一粒粒三、四斤重的肥球，再由年輕力壯的農夫，一擔擔挑著去沿著濕滑的田埂擺好。施用的時候，一手拿著肥球，掰下一小塊，塞入一叢秧苗的根部旁，每一叢都要仔細地施肥，否則萬一漏掉了，沒施到肥的稻秧，可是會結不出稻穗來的。

手中的肥球塞完了，田埂旁的人就會再丟一粒過來。接住這粒又軟又重的鹿肥球必須要有技巧，入手時要帶著巧勁卸去力道，否則肥球掉落，或者四分五裂，就白白損失了一粒鹿肥。施肥的農夫一整天彎著腰塞肥料，又要拿著沉重的肥球，是一件相當辛苦沉重的工作，但是小島的土壤很貧瘠，若是沒有這樣施肥，根本無法有任何收穫。何況一年也只有這一穫，再多的辛苦也得咬牙

撐過去。生活是嚴厲的，只給予勤勞的人獎勵，這些產自貧瘠海島的稻米，每一粒都因此更形貴重。

秧苗吃到鹿肥之後，快速地抽長、茁壯，覆蓋滿整片彎彎曲曲的梯田。但春暖花開的同時，混在水稻之中的雜草也開始長了出來，搶奪土壤中的養分。雜草長勢極快，像燎原野火那樣，飛快地冒出頭來，農夫們因此勤奮地仔細將雜草一一拔出，尤其是長得極像稻秧的稗子，混在稻秧之中很難辨認，一個不小心給稗子颯了個空子，搶去了珍貴的營養，便會害得稻秧無法好好地長大、結穗。

日復一日的農忙，日復一日的悉心照料。初夏的太陽，終於像火球一樣高懸在天上，照出梯田裡黃澄澄一片稻穀，稻穗因飽滿而低著頭，隨著南風的撩撥輕輕地搖曳，彷彿在害羞地宣告——收割的季節到了。忙了四、五個月，水稻成熟了。這一季無疑是個豐收季，整個春天風調雨順，初夏又無風無雨，水稻婷婷地玉立在田裡，散發出令人滿足的金色光芒，微微的南風裡，散發一股清雅的稻香，引來無數飛鳥爭相參與豐收的盛況。整片丘陵地上的梯田，都披

上了黃色的外套，和外圍蒼鬱濃綠的熱帶雨林互相輝映，譜出一曲最動人的交響曲。

這邊田裡的農夫忙著收割，一旁空地上架好的打穀機也沒閒著。村民輕快地踩著打穀機發出輕快迷人的節奏，一如收穫雀躍的心情。打穀機「轟隆」作響聲不止，一捆捆成熟飽滿的稻穗，經過打穀機後，一粒粒的穀子紛紛跳躍而出，累積成一堆黃澄澄的小丘，發出誇耀的金色光芒。打好的稻穀，被一袋袋運往山下，村民扛著沉重的稻穀，穿過蜿蜒的林間小路，越過丘陵地，終於把稻穀送到海灘上的曬穀場。

海邊沙灘上，攤著一件件透明的細目大網，從村頭到村尾，黃澄澄的稻穀一片片攤開來，染黃了整個海灘。經過太陽曝曬的稻子，飄出更濃郁迷人的稻香，粒粒閃耀著飽滿的光澤，成堆的稻米彷彿在誇耀這一季豐收的喜悅，映入眼底的明黃光澤，閃得大湖村民的眼睛眯成微笑的形狀。稻穀曬了三、五天後，曬到完美的低濕度後，先挑出特別肥碩飽滿的稻穀當種，分開貯放，期待年底的冬天，帶來更豐碩的收穫。其餘稻穀就封藏在大鐵桶中，連帶將最原始

的稻香也藏進去，等待要吃的時候，讓米香挑起飢腸轆轆的食慾。

整個島嶼，足以孕育、飄出稻香的，只有兩塊地——觀音洞附近的滔山埔還有大湖村這裡。農人們雖然辛忙碌了幾個月，爬山越嶺、挑重肥、扛稻穀，只為了那一口甜香軟糯的白米飯。小島的貧瘠原不足以長出飽滿的稻穗，但在大湖人的努力下，艱辛地從大地擠出收穫，雖然不多，但總是滿足了大家的需求，也滿足了大家對豐收的想像。

因此，祖先們稱這塊地為——狀元地。

### 第三章 蕃薯藤

「蕃薯救人沒人情」。這是早期住在小島上的人，嘴邊時常掛著的一句話，這句話訴說著蕃薯救了島嶼上所有的人，但是從來沒有人想起過，要感謝它。

綠島孤懸在臺東外海十八海里之處，遙遠而封閉，是天涯海角最佳的註腳。綠島人的祖先，在西南季風吹起的夏天，從小琉球揚起風帆航行而至——從公館登陸後，向西遷徙到中寮、南寮，北移至流麻溝、楠梓湖、柚子湖、海參坪、大湖、左坪、大白沙等……整個綠島沿岸狹窄的平地都散居著小小的村落。

在這個貧瘠瘠薄的小島上，只有大海及小島本身提供不多的出產，以供生活所需。對這裡的人們而言，當時的航運相當不便，所以島上的出息無法和臺